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禪林僧寶傳卷一至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曹夢齡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三

禪林僧寶傳

釋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禪林僧寶傳三十二卷宋釋惠洪撰惠洪字覺範筠州人禪宗自六祖以後分而為二一曰青原其下為曹洞雲門法眼一曰南岳其下為臨濟沚仰是為五家宗派嘉祐中達觀曇穎嘗為之傳載其機緣語句而

略其終始行事惠洪因綴輯舊聞各為之傳而係以贊凡八十一人原本前有寶慶丁亥臨川張宏敬序稱舊本藏在廬阜後失于回祿錢塘風篁山僧廣遇慮其湮沒因校讐鋟梓與諸方共之然卷末題明州府大慈名山教忠報國禪寺住持比丘寶定刊板又似刻于四明者疑為重鋟之本也陳氏書錄解題作三十卷文獻通考作三十二卷蓋惠洪原

書本三十卷後有補禪林僧寶傳為舟峰菴
僧慶老撰慶老亦北宋人復有臨濟宗旨一
卷亦惠洪撰故為三十二卷云乾隆四十四
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禪林僧寶傳原序

摩竭掩室毗耶杜口以真實際離文字故自曹溪滴水
派別五家建立綱宗開示方便法源一濬波流益洪同
歸薩婆若海然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從古明大
法人莫非瑰瑋傑特之材不受世間繩束是以披緇祝
髮周遊叅請必至於發明已事而後已蓋有或因言而
悟入或目擊而道存一剎那間轉凡成聖時節因緣各
自不同苟非具載本末則後學無所考證此僧寶傳之

所由作也是書之傳有年矣白壁縑藉見出愛慕舊藏
在廬阜後失於回祿錢塘風篁嶺之僧廣遇慮其湮沒
即舊本校讐鋟梓以與諸方共之十餘年而書始成其
用心亦勤矣魏亭趙元藻一見遇於湖山之上慧炬相
燭袖其書以歸囑予為一轉語予與遇未覩面今披是
書知其志趣千里同風且見遇與覺範與八十一人者
把臂並行若有因書省發得意忘言即同入此道場則
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不為分外寶慶丁亥中春上澣臨

川張宏敬書

欽定四庫全書

原序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一

宋 釋惠洪 撰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

青原六世

禪師諱耽章泉州莆田黃氏子幼而奇逸為書生不甘處俗年十九棄家入福州靈石山六年乃剃髮受具咸通初至高安謁悟本禪師价公依止十餘年价以為類已堪任大法於是名冠叢林將辭去价曰三更當來授汝曲折時矮師叔者知之蒲伏繩牀下价不知也中夜

授章先雲巖所付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畢再拜趨出矮師叔引頸呼曰洞山禪入我手矣价大驚曰盜法倒屣無及矣後皆如所言寶鏡三昧其詞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其善保護銀盃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火聚但形文彩即屬染污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為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為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

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
終必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為三變
盡成五如荳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
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屬迷
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
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即是規矩宗
通趣極真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為法
檀度隨其顛倒以緇為素顛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

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鼻
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薰奴白牯昇以巧力射
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兒起舞非情
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
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五位君臣
偈其詞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
隱隱猶懷昔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覲面
更無他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

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偏中至兩刃交鋒要
回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氣兼中到不落
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終歸炭裏坐三種
滲漏其詞曰一見滲漏謂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情滲
漏謂智常向背見處偏枯三語滲漏謂體妙失宗機昧
終始學者濁智流轉不出此三種綱要偈三首其一名
敲偈俱行偈曰金針雙鎖備挾路隱全該實印當空妙
重重錦縫開其二名金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

轉覺難力窮尋進退金鎖網鞚鞚其三名理事不涉偈
曰理事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爍難追
黎明章出山造曹溪禮祖塔自螺川還止臨川有佳山
水因定居焉以志慕六祖乃名山為曹示衆曰僧家在
此等衣線下理須會通向上事莫作等閒若也承當處
分明即轉他諸聖向自己背後方得自由若也轉不得
直饒學得十成却須向他背後叉手說什麼大話若轉
得自己則一切羸重境來皆作得主宰假如泥裏倒地

亦作得主宰如有僧問藥山曰三乘教中還有祖意也
無荅曰有曰既有達磨又來作麼荅曰只為有所以來
豈非作得主宰轉得歸自己乎如經曰大通智勝佛十
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言劫者滯也謂之
十成亦曰斷滲漏也只是十道頭絕矣不忘大果故云
守住耽著名為取次承當不分貴賤我常見叢林好論
一般兩般還能成立得事麼此等但是說向去事路布
汝不見南泉曰饒汝十成猶較王老師一線道也大難

事到此直須子細始得明白自在不論天堂地獄餓鬼畜生但是一切處不移易元是舊時人只是不行舊時路若有忻心還成滯著若脫得揀什麼古德云只恐不得輪迴汝道作麼生只如今人說箇淨潔處喫說向去事此病最難治若是世間麤重事却是輕淨潔病為重只如佛味祖味盡為滯著先師曰擬心是犯戒若也得味是破齋且喚什麼作味只是佛味祖味纔有忻心便是犯戒若也如今說破齋破戒即今三羯磨時早破了

也若是麤重貪嗔癡雖難斷却是輕若也無為無事淨
潔此乃重無以加也祖師出世亦只為者箇亦不獨為
汝今時莫作等閒鶻奴白牯修行却快不是有禪有道
如汝種種馳求覓佛覓祖乃至菩提涅槃幾時休歇成
辦乎皆是生滅心所以不如鶻奴白牯兀兀無知不知
佛不知祖乃至菩提涅槃及以善惡因果但饑來喫草
渴來飲水若能恁麼不愁不成辦不見道計較不成是
以知有乃能披毛戴角牽犁拽耒得此便宜始較些子

不見彌勒阿閼及諸妙喜等世界被他向上人喚作無
慚愧懈怠菩薩亦曰變易生死尚恐是小懈怠在本分
事合作麼生大須子細始得人人有一坐具地佛出世
侵他不得恁麼體會修行莫趕快利欲知此事饒今成
佛成祖去也只者是便墮三塗地獄六道去也只者是
雖然沒用處要且離他不得須與他作主宰始得若作
得主宰即是不變易若作主宰不得便是變易也不見
永嘉云莽莽蕩蕩招殃禍問如何是莽莽蕩蕩招殃禍

曰只者箇總是問曰如何免得曰知有即得用免作麼
但是菩提涅槃煩惱無明等總是不需要免乃至世間麤
重之事但知有便得不要免免即同變易去也乃至成
佛成祖菩提涅槃此等殃禍為不小因什麼如此只為
變易若不變易直須觸處自由始得香嚴間禪師會中
有僧問如何是道閒曰枯木裏龍吟又問如何是道中
人閒曰觸體裏眼睛其僧不領辭至石霜問諸禪師曰
如何是枯木裏龍吟諸曰猶帶喜在又問如何是觸體

裏眼睛諸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章曰如何是枯木
裏龍吟章曰血脉不斷又問如何是髑髏裏眼睛章曰
乾不盡又問有得聞者否章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
又問未審是何章句章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乃
作偈曰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
消息盡常人那辨濁中清有僧以紙為衣號為紙衣道
者自洞山來章問如何是紙衣下事僧曰一裘纔挂體
萬事悉皆如又問如何是紙衣下用其僧前而拱立曰

諾即脫去章笑曰汝但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僧忽開
眼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章曰未是妙僧曰如
何是妙章曰不借借其僧退坐於堂中而化章作偈曰
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玄體昧
心差不與道為隣情分萬法沈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真
若向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僧問五位君臣旨
訣章曰正位即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形像
偏中至者捨事入理正中來者背理就事兼帶者冥應

衆緣不隨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
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要當審詳辨明
君為正位臣是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
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問如何是君曰妙德尊寰宇高
明朗太虛問如何是臣曰靈機宏聖道真智到羣生問
如何是臣向君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問如何是
君視臣曰妙容雖不動光燭不無偏問如何是君臣道
合曰混然無内外和融上下平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

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之宗要作
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具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
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
人同無身有事超歧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又曰凡情聖
見是金鎖玄路直須回互夫取正命食者須具三種墮
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斷聲色三者不受食有稠布衲
者問曰披毛戴角是什麼墮章曰是類墮問不斷聲色
是什麼墮曰是隨墮問不受食是什麼墮曰是尊貴墮

夫冥合初心而知有是類墮知有而不礙六塵是隨墮

維摩曰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

取食食者正命食也食者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覺聞知

只不被他染污將為墮且不是同也章讀杜順傳大士

所作法身偈曰我意不欲與麼道門弟子請別作之既

作偈又注釋之其詞曰渠本不是我非我我本不是渠非渠

渠無我即死仰汝取活我無渠即余不別有渠如我是佛要且不是

佛我如渠即驢二俱不立不食空王俸若遇御飯直須吐却何假鴈傳

書

不通信

我說橫身唱

為信唱

君看背上海

不與你相似

乍如謠

白雪

將謂是白雪

猶恐是巴歌南州帥南平鍾王雅聞章有

道盡禮致之不赴但書偈付使者曰摧殘枯木倚寒林

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見之猶不採郢人何事苦搜尋

天復辛酉夏夜問知事今日是幾何日月對曰六月十

五章曰曹山平生行脚到處只管九十日為一夏明日

辰時吾行脚去及時焚香宴坐而化閱世六十有二坐

三十有七夏門弟子葬全身於山之西阿塔曰福圓

贊曰寶鏡三昧其詞要妙雲巖以授洞山疑藥山所作也先德懼屬流布多珍祕之但五位偈三種滲漏之語見於禪書大觀二年冬顯謨閣待制朱彥世英赴官錢塘過信州白華巖得於老僧明年持其先公服余往慰之出以授余曰子當為發揚之因疏其溝封以付同學使法中龍象神而明之盡微細法執興洞上之宗亦世英護法之志也

禪林僧寶傳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二

宋 釋惠洪 撰

韶州雲門大慈雲弘明禪師

青原七世

禪師名文偃姑蘇嘉興人也少依兜率院得度性豪爽
骨面豐頰精銳絕倫目纖長瞳子如點漆眉秀近睫視
物凝遠博通大小乘棄之游方初在睦州聞有老宿飽
參古寺掩門織蒲屨養母往謁之方扣門老宿甚之曰
道道偃驚不暇荅乃推出曰秦時轆轤鑽隨掩其扉損

偃右足老宿名道蹤嗣黃蘗斷際禪師住高安米山寺
以母老東歸叢林號陳尊宿偃得旨辭去謁雪峰存存
方堆枕坐為衆說法偃犯衆出熟視曰頂上三百斤鐵
枷何不脫却存曰因甚到與麼偃以手自拭其目趨去
存心異之明日陞座曰南山有鼈鼻蛇諸人出入好看
偃以拄杖攬出又自驚慄自是輩流改觀又訪乾峰峰
示衆曰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更有照
用同時向上一竅偃乃出衆曰庵內人為什麼不見庵

外事於是乾峰大笑曰猶是學人疑處在乾峰曰子是
什麼心行曰也要和尚相委乾峰曰直須恁麼始得穩
坐偃應喏喏又訪曹山章公問如何是沙門行章曰喫
常住苗稼者曰便與麼去時如何章曰汝還畜得麼曰
學人畜得章曰汝作麼畜曰著衣喫飯有什麼難章曰
何不道披毛戴角偃即禮謝又訪疎山仁仁問得力處
道將一句來曰請高聲問仁即高聲問偃笑曰今早喫
粥麼仁曰喫粥曰亂叫喚作麼仁公駭之又過九江有

陳尚書飯偃而問曰儒書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
講師如何是衲僧行脚事曰曾問幾人來曰即今問上
座偃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曰黃卷赤軸偃曰此
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
而慮忘偃曰口欲談而辭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
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尚書無以酬之偃曰聞公常
看法華經是否曰不敢曰經曰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
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又無以酬之偃呵

譏之而去造曹溪禮塔訪靈樹敏公為第一座先是敏
不請第一座有勸請者敏曰吾首座已出家久之又請
敏曰吾首座已行脚悟道久之又請敏曰吾首座已度
嶺矣姑待之少日偃至敏迎笑曰奉遲甚久何來暮耶
即命之偃不辭而就職俄廣主劉王將興兵就敏決可
否敏前知之手封奩子語侍者曰王來出以似之於是
怡然坐而歿王果至聞敏已化大驚問何時有疾而遽
亡如是耶侍者乃出奩子如敏所誠呈之王發奩得簡

曰人天眼目堂中上座劉王命州牧何承範請偃繼其
法席又迎至府開法俄遷止雲門光泰寺天下學者望
風而至示衆曰江西即說君臣父子湖南即說他不與
麼我此間即不如此良久曰汝還見壁麼又曰從上來
且是箇什麼事如今抑不得已且向諸人道盡大地有
什麼物與汝為緣為對若有針鋒許與汝為隔為礙與
我拈將來喚什麼作佛喚什麼作祖喚什麼作山河大
地日月星辰將什麼為四大五蘊我與麼道喚作三家

村裏老婆說話忽然遇著本色行脚漢聞與麼道把脚
拽向階下有什麼罪過雖然如是據箇什麼道理便與
麼莫趁口快向者裏亂道須是箇漢始得忽然被老漢
脚跟下尋著沒去處打脚折有什麼罪過即與麼如今
還有問宗乘中話者麼待老漢荅一轉了東行西行又
曰盡乾坤一時將來著汝眼睫上汝諸人聞恁麼道不
敢望汝出來性躁把老僧打一擗且緩緩子細看是有
是無是箇什麼道理直饒汝向者裏明得若遇衲僧門

下好槌脚折又曰三乘十二分教橫說豎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與麼道早是作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又曰我事不獲已向汝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也更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麼歇時此箇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因什麼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

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謂見性
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是若
是得底人道火何曾燒口終日說事何曾挂著牙齒何
曾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何曾觸一粒米掛一縷絲
然猶是門庭之說須是實得與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
句裏呈機徒勞竚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
偃以足跛嘗把拄杖行見衆方普請舉拄杖曰看看北
鬱單越人見汝搬柴不易在中庭裏相撲供養汝更為

汝念般若經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衆環擁之久不散乃曰汝諸人無端走來者裏覓什
麼老僧祇管喫飯屙屎別解作什麼汝諸方行脚參禪
問道我且問汝諸方參得底事作麼生試舉看於是不
得已自誦三平偈曰即此見聞非見聞回視僧曰喚什
麼作見聞又曰無餘聲色可呈君謂僧曰有什麼口頭
聲色又曰箇中若了全無事謂僧曰有什麼事又曰體
用無妨分不分乃曰語是體體是語舉拄杖曰拄杖是

體燈籠是用是分不分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又至僧堂中僧爭起迎偃立而語曰石頭道回互不回互僧便問作麼生是不回互偃以手指曰者箇是板頭又問作麼生是回互曰汝喚什麼作板頭永嘉云如我身空法亦空千品萬類悉皆同汝立不見立行不見行四大五蘊不可得何處見有山河大地來是汝每日把盞盂噉飯喚什麼作飯何處更有粒米來僧問生法師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如何偃以拄杖空中敲曰阿耶阿耶又

擊板頭曰作聲麼僧曰作聲曰者俗漢又擊板頭曰喚
什麼作聲偃以乾祐元年七月十五日赴廣主詔至府
留止供養九月甲子乃還山謂衆曰我離山得六十七
日且問汝六十七日事作麼生衆莫能對偃曰何不道
和尚京中喫麵多聞擊齋鼓曰鼓聲咬破我七條乃指
僧曰抱取猫兒來良久曰且道鼓因甚置得衆無對者
乃曰因皮置得我尋常道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
色盡大地是箇法身枉作箇佛法知見如今拄杖但喚

作拄杖見屋但喚作屋又曰諸法不異者不可續鳧截
鶴夷獄盈壑然後為無異者哉但長者長法身短者短
法身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舉拄杖曰拄杖子不是
常住忽起立以拄杖擊繩床曰適來許多葛藤貶向什
麼處去也靈利底見不靈利底著我熟謾偃契悟廣大
其遊戲三昧乃如此而作為偈句尤不能測如其綱宗
偈曰康氏圓形滯不明魔深虛喪擊寒氷鳳羽展時超
碧漢晉鋒八博擬何憑又曰是機是對對機迷闕機塵

遠遠塵樓夕日中誰有掛因底底事隔塵迷又曰喪
時光藤林荒徒人意滯肌冠又曰咄咄咄力目希禪子
訝中眉垂又曰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塞却咽喉何處出
氣笑我者多哂我者少每顧見僧即曰鑒咦而錄之者
曰顧鑒咦德山密禪師刪去顧字但曰鑒咦叢林目以
為拙顧頌北塔祚禪師作偈曰雲門顧鑒笑嘻嘻擬議
遭渠顧鑒咦任是張良多智巧到頭於是也難施偃以
南漢乾和七年四月十日坐化而示即大漢乾祐二年

也以全體葬之本朝太祖乾德元年雄武軍節度推官
阮紹莊夢偃以拂子招曰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我
在塔久可開塔乎托時奉使韶州監修營諸寺院因得
紹莊之語奏聞奉聖旨同韶州牧梁延鄂至雲門山啟
塔見偃顏貌如昔髭髮猶生具表以聞有旨李托迎至
京師供養月餘送還山仍改為大覺禪寺謚大慈雲匡
真弘明大師

贊曰余讀雲門語句驚其辯慧渦旋波險如河漢之無

極也想見其人奇偉傑茂如慈恩大達輩及見其像類
然偃坐胡床廣顙平頂類宣律師奇智盛德果不可以
相貌得耶公之全機大用如月臨衆水波波頓現而月
不分如春行萬國處處同至而春無迹蓋其妙處不可
得而名狀所可知而言者春容月影耳嗚呼豈所謂命
世亞聖大人者乎

禪林僧寶傳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三

宋 釋惠洪 撰

汝州風穴沼禪師

汝州首山念禪師

汾州太子昭禪師

汝州風穴沼禪師

南岳八世

師諱延沼以偽唐乾寧三年十二月生於餘杭劉氏少
魁壘有英氣於書無所不觀然無經世意父兄強之仕
一至京師即東歸從開元寺智恭律師剃髮受具將講

肆玩法華玄義修正觀定慧宿師爭下之棄去游名山
謁越州鏡清愆禪師機語不契北遊襄沔間寓止華嚴
時僧守廓者自南院顯公所來華嚴陞座曰若是臨濟
德山高亭大愚烏窠船子下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
單刀直入廓出衆便喝華嚴亦喝廓又喝華嚴亦喝廓
禮拜起指以顧衆曰者老漢一場敗缺喝一喝歸衆風
穴心竒之因結為友遂默悟三玄旨要嘆曰臨濟用處
如是耶廓使更見南院問曰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

南院左拊其膝風穴便喝南院右拊其膝風穴亦喝南院曰左邊一拍且止右邊一拍作麼生風穴曰瞎南院反取拄杖風穴笑曰盲枷瞎棒倒奪打和尚去南院倚拄杖曰今日被黃面湊子鈍置風穴曰大似持鉢不得詐言不飢南院曰子到此間乎曰是何言歟南院曰好問汝曰亦不可放過便禮拜南院喜賜之坐問所與游者何人對曰襄州與廓侍者同夏南院曰親見作家風穴於是俯就弟子之列從容承稟日聞智證南院曰汝

乘願力來荷大法非偶然也問曰汝聞臨濟將終時語
不曰聞之曰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
却渠平生如師子見即殺人及其將死何故屈膝安尾
如此對曰密付將終全主即滅又問三聖如何亦無語
乎對曰親承入室之真子不同門外之遊人南院領之
又問汝道四種料簡語料簡何法對曰凡語不滯凡情
即墮聖解學者大病先聖哀之為施方便如楔出楔曰
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新出紅爐金彈子遣破闍黎鐵

面門又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芻草乍分頭腦裂亂
雲初綻影猶存又問如何是人境俱奪曰躡足進前須
急急促鞭當鞅莫遲遲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當
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問臨濟有三句當
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臨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
擬議主賓存風穴隨聲便喝又曰如何是第二句臨濟
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赴截流機風穴曰未問已
前錯又問如何是第三句臨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

牽全藉裏頭人風穴曰明破即不堪於是南院以為可
以支臨濟幸不孤負興化先師所以付託之意風穴依
止六年辭去後唐長興二年至汝水見草屋數椽依山
如逃亡人家問田父此何所田父曰古風穴寺世以律
居僧物故又歲飢衆棄之而去餘佛像鼓鐘耳風穴曰
我居之可乎田父曰可風穴入留止日乞村落夜燃松
脂單丁者七年檀信為新之成叢林偽晉天福二年州
牧聞其風盡禮致之上元日開法嗣南院偽漢乾祐二

年牧移守郢州風穴又避寇往依之牧館於郡齋寇平
汝州有宋太師者施地為寶坊號新寺迎風穴居焉法
席冠天下學者自遠而至陞座曰先師曰欲得親切莫
將問來問會麼問在荅處荅在問處雖然如有時問
不在荅處荅不在問處汝若擬議老僧在汝脚跟底大
凡參學眼目直須臨機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
言前薦得猶為滯殼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
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歧與汝一切掃却直教箇箇

如師子兒吒吒地對衆證據唬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
正眼覷著覷著即瞎却渠眼又曰若立一塵家國興盛
野老顰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
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黎闍黎與老
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黎麼拊
其左膝曰者裏是欲識老僧麼拊其右膝曰者裏是於
時莫有善其機者偽周廣順元年賜寺名廣慧二十有
二年以宋開寶六年癸酉八月旦日登座說偈曰道在

乘時須濟物遠方來慕自騰騰他年有叟情相似日日
香煙夜夜燈至十五日跣趺而化前一日手書別檀越
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有九夏有得法上首住汝州首
山念禪師

汝州首山念禪師

南岳九世

禪師諱省念生狄氏萊州人也幼棄家得度於南禪寺
為人簡重有精識專修頭陀行誦法華經叢林畏敬之
目以為念法華至風穴隨衆作止無所參扣然終疑教

外有別傳之法不言也風穴每念大仰有識臨濟一宗至風而止懼當之熟視座下堪任法道無如念者一日陞座曰世尊以青蓮目顧迦葉正當是時且道箇什麼若言不說而說又成埋沒先聖語未卒念便下去侍者進曰念法華無所言而去何也風穴曰渠會也明日念與真上座俱詣方丈風穴問真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對曰鵜鴂樹頭鳴風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何用乃顧念曰如何對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風穴謂真曰何

不看渠語又一日陞座顧視大衆念便下去風穴即歸
方丈自是聲名重諸方首山在汝城之外荒遠處而念
居之將終身焉登其門者皆叢林精練衲子念必勘驗
之留者才二十餘輩然天下稱法席之冠必詣首山嘗
問僧不從人薦得底事試道看僧便喝曰好好相偕問
惡發作麼僧又喝念曰今日放過即不可僧擬議念喝
之又問僧近離何處曰襄州曰夏在何處曰洞山念曰
還我洞山鼻孔來僧曰不會念曰却是老僧罪過又問

僧近離何處對曰廣慧曰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離
此二途速道曰昨夜宿長橋念曰與麼則合喫首山棒
也曰尚未參堂曰兩重公案僧曰恰是念曰耶耶又問
僧近離何處對曰襄州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對曰便請
念曰鷄子過新羅僧入室念便喝其僧禮拜便打之僧
曰如何是不生不滅法曰新羅人喫冷淘夜有僧入室
念曰誰僧不對曰識得汝也僧笑念曰更莫是別人麼
因作偈曰輕輕踏地恐人知語笑分明更莫疑知者只

今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却難嘗謂衆曰佛法無多子只是汝輩自信不及若能自信千聖出頭來無奈汝何何故如此為向汝面前無開口處祇為汝自信不及向外馳求所以到者裏假如便是釋迦佛也與汝三十棒然雖如是初機後學憑箇什麼道理且問汝輩還得與麼也未良久曰若得與麼方名無事又曰諸上座不得胡喝亂喝尋常向汝道賓即始終賓主即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即是兩個瞎漢又曰我若

立汝須坐我若坐汝須立坐即共汝坐立即共汝立雖然如是到者裏著眼始得若也定動中間即千里萬里何故如此如隔窻見馬騎相似既然如此直須子細不得掠虛好他時後日賺著汝有事近前無事珍重因舉臨濟曰今日更不用如何若何便須單刀直入還有出來對衆證據者麼時有僧出禮拜起便喝臨濟亦喝僧又喝臨濟亦喝僧禮拜臨濟曰須是者僧即得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較不得為者僧會賓主句他一喝不作

一喝用且道前一喝是後一喝是那個是賓那個是主
所以老僧尋常向汝道者裏一喝不作一喝用有時以
喝作問行有時作探竿影草有時作踞地師子有時作
金剛王寶劒若作問行來時須急著眼始得若作探竿
影草時你諸人合作麼生若作踞地師子時野干須尿
尿出始得若作金剛王寶劒用時天王也須腦裂只與
麼橫喝豎喝總喚作好道理商量却既知如此也須親
近上流博問先知自己親證始得莫與麼掠虛過却平

生他時後日因果歷然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

曰闍黎在老僧會多少時對曰已經冬夏曰莫錯舉似

人乃曰若論此事實不掛一元字脚便下座嘗作綱宗

偈曰吐哉拙郎君

汾陽注曰素潔條然

巧妙無人識

運機非面目

打破

鳳林關

蕩盡玲瓏性

著靴水上立

塵泥自異

吐哉巧女兒

汾陽曰妙智理

圓攬拔不解織

無閒功不立

看他鬪雞人

旁觀審騰距爭功不自傷

水牛

也不識

全力能員不露頭角

念道被天下移寶安山廣教院衆不

過四十輩老於寶應淳化三年十二月初四日留僧過

歲作偈曰吾今年邁六十七老病相依且過日今年記
取明年事明年記著今年日至明年十二月初四日陞
座辭衆曰諸子謾波波過却幾恒河觀音指彌勒文殊
不奈何良久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真明
暗盡時都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日午後泊然而化闍
維得五色舍利塔於首山嫡孥昭禪師

汾州太子昭禪師

南岳十世

禪師諱善昭生俞氏太原人也器識沈邃少緣飾有大

智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年十四父母相繼而亡孤苦厭世相剃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昭嘆之曰是何言之陋哉從上先德行脚正以聖心未通驅馳決擇耳不緣山水也昭歷諸方見老宿者七十有一人皆妙得其家風尤喜論曹洞石門徹禪師者蓋其派之魁奇者昭作五位偈示之曰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即差違金剛透匝誰能曉唯有那吒第一機舉目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天歸

正中妙挾通回互擬議鋒銑失却威徹拊手稱善然昭
終疑臨濟兒孫別有奇處最後至首山問百丈卷簾意
旨如何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昭曰師意如何曰象王行
處絕狐蹤於是大悟言下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
再三撈攬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曰正
是我放身命處服勤甚久辭去遊湘衡間長沙太守張
公茂宗以四名刹請昭擇之而居昭笑一夕遯去北抵
襄沔寓止白馬太守劉公昌言聞之造謁以見晚為歎

時洞山谷隱皆虛席衆議歸昭太守請擇之昭以手耶
揄曰我長行粥飯僧傳佛心宗非細職也前後八請堅
卧不荅淳化四年首山歿西河道俗千餘人協心削牘
遣沙門契聰迎請住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昭閉闕高
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
識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
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昭矍然起握聰手曰
非公不聞此語趨辦嚴吾行矣既至宴坐一榻足不越

聞者三十年天下道俗慕仰不敢名同曰汾州并汾地
苦寒昭罷夜參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昭曰會中有大
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陞空而去昭密記以偈曰胡
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時楚
圖守芝號上首叢林知名龍德府尹李侯與昭有舊虛
承天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
俱往不然有死而已昭笑曰老病業已不出院借往當
先後之何必俱耶使者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昭令饌

設且俶裝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閱世七十有八坐六十五夏

贊曰風穴倦游見草屋單丁止住者七年首山精嚴不出山者二十年汾州儼臨人天不越閫者三十年是皆哲人事業之見於微細者也然猶卓絕如此況其大者乎吾何足以知之然觀其死生之際如賈胡傳吏留即留去即去嗚呼是其所以起臨濟也

禪林僧寶傳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四

宋 釋惠洪 撰

福州玄沙備禪師

漳州羅漢琛禪師

金陵清涼益禪師

福州玄沙備禪師

青原六世

禪師名師備福州閩縣謝氏子少漁於南臺江上及壯忽棄舟從芙蓉山靈訓禪師斷髮詣南昌開元道玄律師所受具足戒芒屨布衲食才接氣宴坐終日衆異之

兄視雪峰而師承之雪峰呼為頭陀每見之曰再來人
也何不徧參去對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雪
峰然之備結屋玄沙衆相尋而至遂成叢林說法與契
經冥合諸方有未明要義皆從決之備曰佛道閒曠無
有塗程無門為解脫之門無見作道人之見不在三際
豈有昇沈建立乖真不屬造作動即涉塵勞之境靜則
沈昏醉之鄉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即漫汗佛
性必須對其塵境如枯木寒灰但臨時應用不失其宜

如鏡照像不亂光輝如鳥飛空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
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相鐘中無鼓
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
不借他力如獅子遊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用穿通
一段光明未曾昏昧到者裏體寂寂常皎皎赤赫燄無
邊表圓覺空中不動搖吞燦乾坤迥然照出世者元無出
入蓋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真不因修證只要虛
閒不昧作用不涉塵泥若纖毫不盡即落魔界且句前

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云一句當機八萬法門生死路
絕直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
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消冰箭既離弦
無反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唤不回頭古聖不安排
至今無處所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
動便失宗覺即迷旨二乘膽戰十地魂驚語路處絕心
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須菩
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視聽而雨華與麼現行無疑

此外更疑何事勿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尋思路
絕不因莊嚴本來清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
時人不悟妄自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
紛紛名相不實更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隨有念起旋
旋破除細想才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底
外道魂不散底死人冥冥冥冥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
自欺誑我者裏則不然也更不限門旁戶分明句句現
前不屬商量不涉文字權名出家兒畢竟無蹤迹真如

凡聖地獄天堂皆是癡狂子之方都無實事虛空尚無
改變大道豈有昇沈悟則縱橫不離本際到者裏凡聖
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汝學人若向外馳求
又屬魔王眷屬如如不動沒可安排恰似餽鹽不藏蚊
蚋本來平坦何用剗除動轉施為是真解脫纖毫不受
措意便差借使千聖出頭來也安排他一字不得又曰
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多少威光苦口相勸百
千方便道如此如彼共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喉

咽唇吻祇成得箇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只如今有
過無過唯我自知汝又爭得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甘
伏呵責夫為人師匠大不容易須是善知識始得我如
今恁麼道方便助汝猶尚不能構得可中渾舉宗乘是
汝向什麼處措手還會麼四十九年是方便祇如靈山
會上有千百衆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皆不聞汝道聞
底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當得
否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底事知麼且道吾有

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谿豎拂還同
指月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未有一人舉唱設有一人
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無孔鐵鎚相似一時亡鋒結
舌去汝諸人賴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
方有申問處我若不共汝與麼知聞去汝向什麼處得
見我會麼大難大難備疾大法難舉罕遇上根學者依
語生解隨照失宗乃示綱宗三句曰第一句且自承當
現成具足盡十方世界更無他故祇是仁者更教誰見

誰聞都來是汝心王所為全成不動智只欠自承當喚
作開方便門使汝信有一分真常流注亘古亘今未有
不是未有不非者然此句只成平等法何以故但是以
言遣言以理逐理平常性相接物利生耳且於宗旨猶
是明前不明後號為一味平實分證法身之量未有出
格之句死在句下未有自由分若知出格量不被心魔
所使入到手中便轉換落落落地言通大道不墮平懷之
見是謂第一句綱宗也第二句迴因就果不著平常一

如之理方便喚作轉位授機主殺自在縱奪隨宜出生
入死廣利一切迴脫色欲愛見之境方便喚作頓超三
界之佛性此名二理雙明二義齊照不被二邊之所動
妙用現前是謂第二句綱宗也第三句知有大智性相
之本通其過量之見明陰洞陽廓周沙界一真體性大
用現前應化無方全用全不用全生全不生方便喚作
慈定之門是謂第三句綱宗也因見亡僧謂衆曰亡僧
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學者多溟滓其

語梁開平二年戊辰十二月二十七日示疾而化閱世七十有四坐四十四夏備狀短小然精神可掬與閩帥王審知為內外護審知盡禮延至安國禪院衆盈七百石頭之宗至是遂中興之有得法上首羅漢琛禪師

漳州羅漢琛禪師

青原七世

禪師名桂琛生李氏常山人也幼卓越絕酒葷見萬壽寺無相律師即前作禮無相拊其首曰若從我乎乃欣然依隨之父母不逆也年二十餘即剃髮為大僧無相

使習毘尼一日為衆陞堂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犯但律身而已非真解脫也依文作解宣發聖乎一衆愕然琛顧笑為無相作禮辭去無相不強初謁雪峰存公不大發明又事玄沙遂臻其興與慧球者齊名號二大士琛能秘重大法痛自韜晦然叢林指目以為雪峰法道之所寄也漳州牧王公請住城西石山十餘年遷止羅漢破垣敗簣人不堪其憂非忘身為法者不至僧問如何是羅漢一句曰我若向汝道却成兩句又問以字不

成八字不是是甚字琛曰汝不識此字耶曰不識琛曰
看取其下注脚琛嘗垂頭頽然坐折木床見僧來即舉
拂子曰會麼對曰謝和尚指示學人琛曰見我豎起拂
子便道指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指示汝耶又
見僧來舉拂子其僧禮拜稱贊琛曰見我豎起拂子便
禮拜贊嘆那裏埽地豎起埽帚為甚不贊嘆有僧來報
保福遷化也琛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琛時住地藏乃
石山也於時學者莫測其旨琛憫之為作明道偈其詞

曰至道淵曠勿以言宣言宣非指孰云有是觸處皆渠
豈喻真虛真虛設辨如鏡中現有無雖彰在處無傷無
傷無在何拘何礙不假功成將何法爾法爾不爾俱為
屑齒若以斯陳埋沒宗旨宗非意陳無以見聞見聞不
脫如水中月於此不明翻成剩法一法有形翳汝眼睛
眼睛不明世界崢嶸我宗奇特當陽顯赫佛及衆生皆
承恩力不在低頭思量難得拶破面門蓋覆乾坤快須
薦取脫却根塵其如不曉謾說而今後唐天成三年戊

子秋琛復至閩城舊止徧游近城諸刹乃還示微疾沐浴安坐而化閱世六十有二坐四十二夏闍維收舍利建塔有得法上首清涼益禪師

金陵清涼益禪師

青原八世

禪師諱文益餘杭魯氏子七齡秀發依新定全偉律師落髮詣越州開元希覺律師受具足戒及覺公盛化四明益往習毘尼工文章覺大奇之俄辭去初謁長慶稜道者無所契悟與善修洪進自漳州抵湖外將發而雨

谿壯不可濟顧城隅有古寺解包休於門下雨不止入
堂有老僧坐地壚見益而曰此行何之曰行脚去又問
如何是行脚事對曰不知曰不知最親益疑之三人者
附火舉肇公語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老僧又曰山河大
地與自己是同是別益曰同僧豎兩指熟視曰兩個即
起去益大驚周行廊廡讀寺額曰石山地藏顧語修輩
曰此老琛禪師也意欲留止語未卒琛又至雨已止業
已成行琛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乃指庭下

石曰此石在心內在心外益曰在心內琛笑曰行脚人
著甚來由安塊石在心頭耶益無以對之乃俱求決擇
尋皆出世益住臨川崇壽僧子方者問曰公久親長慶
乃嗣地藏何意哉益曰以不解長慶說萬象之中獨露
身故子方舉拂子示之益曰撥萬象不撥萬象子方曰
不撥萬象益曰獨露身咏子方曰撥萬象益曰萬象之
中咏子方於是悟旨嘆曰我幾枉度此生益謂門弟子
曰趙州曰莫費力也大好言語何不仍舊去世間法尚

有門佛法豈無門自是不仍舊故諸佛諸祖祇於仍舊
中得如初夜鍾不見有絲毫異得與麼恰好聞時無一
聲子鬧何以故為及時節無心曰死且不是死止於一
切祇為不仍舊忽然非次聞時諸人盡驚愕道鍾子恠
鳴也且如今日道孟夏漸熱則不可方隔一日能較多
少向五月一日道便成賺須知較絲毫不得於方便中
向上座道不是時蓋為賺所以不仍舊寶公曰暫時自
肯不追尋歷劫何曾異今日還會麼今日只是塵劫但

著衣喫飯行住坐卧晨參暮請一切仍舊便為無事人也又曰見道為本明道為功便能得大智慧力若未得如此三界可愛底事直教去盡纔有纖毫還應未可祇如汝輩睡時不瞋便喜此是三界昏亂習熟境界不惺惺便昏亂蓋緣汝輩雜亂所致古人謂之夾幻金即是真其如鑛何若覷得徹骨徹髓是汝輩力脫未能如是觀察他什麼樓臺殿閣諸聖未必長把却汝手汝未必依而行之古今如此也又曰出家兒但隨時及節便得

寒即寒熱即熱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
不少石頭初看肇論至會萬物為已者其惟聖人乎則
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乃作參同契首言竺土大僊心
無過此語也中間亦只尋常說話夫欲會萬物為自己
去蓋盡大地無一法可見已而又囑曰光陰莫虛度所
以告汝輩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即虛度光
陰於非色中作色解於非色作色解即是移時失候且
道色作非色解還當得否若與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

癡狂兩頭走有什麼用處但守分過時好嘗指竹問僧
曰還見麼曰見並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曰總不與麼
並笑曰死急作麼有偈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
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
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周顯德五年
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李國主駕至慰問甚勤閏月望
剃髮沐浴辭衆訖跏趺而化顏貌久而如生閱世七十
有四坐五十有四夏公卿李建勲已下素服奉全身於

江寧丹陽鄉建塔謚大法眼禪師

贊曰玄沙論三句初無金銀銅輪之語不然殆與教乘
何異哉琛公精深廣大唯以直下便見擬成剩法為要
非三句所能管攝也益以仍舊自處以絕滲漏句為物
頗事邊幅而永明乃其的孫豈所謂深山大澤龍蛇所
由生者耶

禪林僧寶傳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禪林僧寶傳卷

五至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曹夢齡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五

宋 釋惠洪 撰

潭州石霜諸禪師

邵武龍湖聞禪師

筠州九峰度禪師

吉州禾山殷禪師

潭州石霜諸禪師

青原五世

禪師名慶諸廬陵新淦陳氏子也生而神俊標致閒暇
年十三獨游南昌愛西山往游覽忘返沙門紹鑾與語
奇之謂人曰此兒自奮如此他日未易量也容納之諸

事之十年如一日乃剃髮詣嵩嶽受具時洛下毗尼之學盛諸晚視講席良久而去有勸之者諸不答聞湘中有南宗法道往造大瀉時祐禪師席下萬指諸願籍名役作勤勞杵臼間甚久祐見之簸處曰檀信物不可拋撒曰不敢祐俯拾得一粒曰此非拋撒者耶諸擬對之祐曰勿輕此一粒百千粒從此粒生曰即如是此粒從何生乎祐為大笑明日陞座曰大衆米裏有蟲然諸疑終不決至道吾智禪師所依止問曰和尚百年後有人問

極則事如何向伊道智喚沙彌沙彌至智曰添淨鉢水
著却問諸曰汝適何所問諸理前語智即起去諸於是
悟其旨時方為二夏僧去隱於瀏陽之陶家坊人無知
者有僧自洞山來諸問价公比有何言句曰洞山曰初
秋夏末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然對之者多不契諸
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洞山旋聞其語驚曰瀏陽乃有
古佛耶自是僧多往依之乃住成法席號霜華山山去
道吾密邇智公將化以諸為正傳棄其衆從諸諸迎居

正寢智行必掖坐必侍智歿時衆已輻湊如雲謂衆曰
一代時教整理時人手脚凡有其由皆落在今時直至
法身非身名為極致而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即差
不分即坐著泥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僧問如何是西
來意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曰會麼曰不會諸曰賴汝
不會汝若會打破汝頭諸坐室中僧窗外問咫尺之間
為什麼不見師顏諸曰我道徧界不曾藏僧至雪峰舉
似存禪師而曰石霜意旨如何存公曰什麼處不是石

霜後傳此語至諸諸笑曰老漢有什麼死急諸不出霜
華二十年學者刻意師慕至堂中有不卧屹然枯株者
天下謂之枯木衆唐僖宗聞其名遣使齋賜敕伽黎諸
不受光啟四年戊申二月二十日巳亥安坐而化閱世
八十有二坐五十有九夏葬全身於寺之西北隅謚普
會塔曰無相有得法上首兩人龍湖聞禪師九峰虔禪
師

邵武龍湖聞禪師

青原六世

禪師名普聞唐僖宗太子生而吉祥眉目風骨清真如畫不如輦僖宗鍾愛之然以其無經世意百計陶寫之終不回聞霜華之風夢寐想見中和元年天下大亂僖宗幸蜀親王宗室皆逃亡不相保守聞斷髮逸游人無知者造石霜諸與語嘆異曰汝乘願力而來乃生帝王家脫身從我火中芙蓉也聞夜入室懇曰祖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諸曰勿謗祖師曰天下宗旨盛大豈妄為之耶諸曰是實事曰師意如何諸曰待按山點頭即向

汝說破聞俯而惟曰大奇汗下再拜即日辭去至邵武城外見山鬱然深秀問父老彼有居者否曰有一苦行隱其中聞撥草望烟起處獨進苦行見至欣然讓其廬曰上人當興此長揖而去不知所之聞飯木實飲谷而住十餘年一日有老人來拜謁聞曰丈夫家何許至此何求老人曰我家此山有求於師然我非人龍也以疲墮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賴道力可脫聞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汝當易形來俄失老人所在視坐

榻旁有小蛇尺許延緣入袖中屈蟠暮夜風雷挾坐榻
電砰雨射山岳為搖振而聞危坐不傾達旦晴霽垂袖
蛇墮地而去頃有老人至泣淚曰自非大士之力為血
腥穢此山矣念何以報厚德即穴巖下為泉曰他日衆
多無水何以成叢林此泉所以延師也泉今為湖在半
山號龍湖邦人聞其事富者施財貧者施力翕然而成
樓觀游僧至如歸湖之側有神極靈禍福此邦民俗畏
敬之四時以牲饗祭聞杖策至廟與之約曰能食素持

不殺戒乃可為隣不然道不同不相為謀何山不可居
乎是夕邦之父老夢神告語曰聞禪師為我受戒我不
復血食祭我當如比丘飯足矣自是神顯異迹護持此
山聞將化令擊鐘集衆跏趺而坐說偈我逃世難來出
家宗師指示个歇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對人不欲輕分
付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斂目時齊聽取於是斂目安坐
寂然良久撼之已化矣塔於本山謚圓覺禪師史不書
名但書僖宗二子建王宸益王陞然已失其母氏位及

薨年月傳不書聞受業受具所讀偈云我逃世難來出家疑石霜亦其落髮師歟

筠州九峰虔禪師

青原六世

禪師名道虔劉氏福州侯官人也容姿開豁明霽氣壓叢林至霜華諸禪師見之謂人曰此道人從上宗門爪牙也諸歿時虔作侍者衆請堂中第一座嗣諸住持方議次虔犯衆曰未可須明先師意旨乃可耳衆曰先師何意虔曰只如道古廟香鑪一條白練如何會第一座

曰是明一色邊事度曰果不會先師意於是第一座者
起炷香誓曰我若會先師意香煙滅則我脫去不然煙
滅不能脫言卒而脫去度拊其背曰坐脫立亡不無首
座會先師意即未也廬於普會塔之旁三年而去經行
於末山之下住崇福寺僧問無間中人行什麼行曰畜
生行曰畜生復行什麼行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
上人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什麼命曰長生氣
不常復曰大衆還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

千波競起是文殊境界一旦晴空是普賢牀榻其次借
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
使符信且如諸先德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人約
什麼體格商量者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根試
採聽看不假兩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拋不出句後
不藏形盡乾坤都來是汝當人个自體向什麼處安眼
耳鼻舌莫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
分所以古人道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却向東先

是馬大師歿於豫章開元寺門弟子懷海智藏輩築舍利於海昏石門海亦廬塔十餘年乃沿馮川上車輪峰逢司馬頭陀勸海留止因不復還石門度自九峯往游焉遂成法席為泐潭第一世繼海遺蹤也吳順義初告衆安坐而化塔於寺之西號圓寂謚大覺禪師得法上首殷禪師

吉州禾山殷禪師

青原七世

禪師名無殷生吳氏福州人也七齡雪峰存禪師見之

愛其純粹化其親令出家年二十乃剃落受具辭游方至九峰虔公問汝遠來何所見當由何路出生死對曰重昏廓闢盲者自盲虔笑以手揮之曰佛法不如是殷不懌請曰豈無方便曰汝問我殷理前語問之曰奴見婢慙慙殷於是依止十餘年度移居石門亦從之及虔歿去游廬陵至永新見東南山奇勝乃尋水而往有故寺基蓋文德中異僧達奚道場遂定居學者雲集唐後主聞其名詔至金陵問佛法大意久之有旨延居揚州

祥光寺懇辭歸西山詔住翠巖又住上藍寺賜號澄源
禪師建隆元年庚申二月示有微疾三月二日令侍者
開方丈集大眾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即今識取於是
泊然而化閱世七十坐夏五十謚法性禪師塔曰妙相
贊曰石霜言徧界不曾藏而其子聞公臨化曰今日分
明說似君我斂目時齊聽取九峰言盡乾坤是汝當人
自體何處安眼耳鼻舌而其子殷公臨化曰後來學者
未識禾山即今識取余觀其父子兄弟語言行履如形

著影出聲呼谷應而近世禪者尚佇思可悲憐也

禪林僧寶傳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六

宋 釋惠洪 撰

南康雲居宏覺膺禪師 洛浦安禪師

雲居宏覺膺禪師

青原六世

禪師名道膺幽州玉田人也生於王氏兒稚中骨氣深
穩言少理多十歲出家於范陽延壽寺又十五年乃成
大僧其師使習毗尼非其好棄之游方至翠微會有僧
自豫章來夜語及洞上法席於是一鉢南來造新豐謁

悟本价禪師价問汝名什麼對曰道膺价曰何不向上
更道對曰向上即不名道膺价喜以為類其初見雲岳
時祇對容以為入室膺深入留雲峰之後結庵而居月
一來謁价价呵其未忘情於道為雜乃焚其庵去海昏
登歐阜歐阜廬山西北崦冠世絕境也就樹縛屋而居
號雲居衲子亦追求而集散處山間樹下久成苦架說
法其下曰佛法有什麼多事行得即是但知心是佛莫
愁佛不解語欲得如是事還須如是人若是如是人愁

箇什麼若云如是事即難自古先德淳素任真元來無
巧設有人問如何是道或時答甌甌木頭作麼皆重元
來他根本脚下實有力即是不思議人握土成金若無
如是事饒汝說得簇花簇錦相似直道我放光動地世
間更無過也盡說了合殺頭人總不信受元來自己脚
下虛無力汝等譬如獵狗但尋得有蹤跡底若遇麝羊
挂角時非但不見踪跡氣息也不識僧便問麝羊挂角
時如何答曰六六三十六曰會麼僧曰不會曰不見道

無蹤跡又問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膺呼問者名曰會麼曰不會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乃曰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當等閒者裏是什麼所在爭受容易凡問个事也須識好惡若不識尊卑良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也無利益竝音旁家行脚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怕同學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他前頭八十老人出場屋不是小兒戲不是

因循底事一言參差即千里萬里難為收攝蓋為學處容易不著力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如夾如鈎如鎖須教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明豈不是得妙底事一種學大須子細研窮直須諦當的的無差到者裏有什麼蹉跎處有什麼擬議處向去底人須常慘悚戰翼始得若是知有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去為什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若臘月扇口邊直得醖出不是強為任運如此欲得

與麼事須是與麼人既是與麼人不愁任麼事任麼事
即難得又曰汝等直饒學得佛邊事只是錯用心了也
不見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尚不干自己事自餘是
什麼閒如今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有什麼交涉
如今方木逗圓孔中多少聲訛若無與麼事饒汝說得
簇花簇錦也無用處未離情識在若一切事須向者裏
及盡始得無過方得出身若有一毫髮去不盡即被塵
累豈況更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岳不見古人道學處不

玄盡是流俗閨閣中物捨不得俱為滲漏直須向者裏
及取去及去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
了物物上通祇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
一路自別便是世間極重極貴物不得將來向尊貴邊
須知不可思議不當好心所以古人道猶如雙鏡光光
相對光明相照更無虧盈豈不是一般猶喚作影像邊
事如日出時光照世間明明是一半那一半喚作什麼
如今人未認得光影門頭戶底麤淺底事將作屋裏事

又爭得又曰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即貧窮從地湧出即富貴門裏出身則易身裏出門則難動則埋身千尺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迥脫獨拔當時語言不要多多則無用處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即貧窮曰不貴得又問如何是從地湧出即富貴曰無中或有又曰了無所有得無所圖言無所是行無所依心無所託及盡始得無過在衆如無衆無衆如在衆在身如無身處世如無世豈不是無撓

其德超於萬類脫一切羈鎖千人萬人得尚道不當自
已如今若得共起初一般古人曰體得那邊事却來者
邊行李那邊有什麼事者邊又作麼生行李所以道有
也莫將來無也莫將去現在底是誰家事又曰欲體此
事直似一息不來底人方與那个人相應若體得者个
人意方有少許說話分方有少許行李分暫時不在如
同死人豈況如今論年論月不在如人長在愁什麼家
事不辦欲知久遠事祇在如今如今若得久遠亦得如

人千鄉萬里歸家行到即是是即一切總是不是即一切總不是直得頂上光燄生亦不是能為一切一切不為道終日貪前頭事失却背後事若見背後事失却前頭事如人不前後有什麼事僧問有人衣錦繡入來見和尚後為甚寸絲不掛曰直得琉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乃曰若有一毫許去及不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不見尋常道升天底事須對衆掉却十成底事須對衆去却擲地作金聲不須回頭顧著自餘有什麼用處不

見二祖當時詩書博覽三藏聖教如觀掌中因什麼更
求達磨安心將知此門中事不是等閒所以道智人不
向言中取得人豈向說中求不是異於常徒息一切萬
累道暫時不在塗路便有來由非但惡眷屬善眷屬也
覓不得甚處去通身去歸家去省覲去始脫得諸有門
去去得牢籠脫險難異常徒又曰如掌中觀物決定決
定方可隨緣若一如此則千萬亦然千萬之中難為一
二一二不可得不見道顯照底人即易得顯已底人即

難得不道全無只是希有若未得如此不受強為強為
即生惱生惱即退道退道則罪來加身即見不得說什
麼大話汝既出家如囚免獄少欲知足莫貪世榮忍飢
忍渴志存無為得在佛法中十生九死也莫相拋出生
入死莫違佛法斬釘截鐵莫負如來事宜無多各自了
取有事近前無事莫立膺住持三十年道徧天下衆至
千五百人南昌鍾王師尊之願以為世世師唐天復元
年秋示微疾十二月二十八日為大衆開最後方便叙

出世始卒之意衆皆愴然越明年正月三日問侍者今日是幾對云初三師云三十年後但云祇者是乃端然告寂

澧州洛浦安禪師

青原六世

禪師名元安生淡氏鳳翔南潯人也幼依懷恩寺祐律師剃髮受具既長通經論初造翠微無所契悟北至臨濟臨濟稱其俊爽可教安自負辭去至夾山庵於冢巔夾山訝之以書抵安誠使者曰此僧得書不發明日當

來發之不來也安得書果置之不答使者具以告夾山
夾山曰旦暮必至矣俄報安至夾山望見呵曰難栖鳳
巢非同類出去安乃問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
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安曰錯夾山曰住住且莫草
草怱怱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則不無
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乎安茫然不知答夾山以杖擊
之夾山歿衆以安次補住持久移居洛浦謂衆曰末後
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欲知上流之士不

將佛祖言教貼在額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禍指南
一路智者知疏學道先須識得自已宗旨方可臨機不
失其宜祇如鋒芒未兆已前都無是个非个瞥爾暫起
見聞便有張三李四胡來漢去四姓雜居不親而親是
非互起致使玄關固閉識鎖難開疑網羅籠智刀劣剪
若不當陽曉示迷子何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但可頓
忘諸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智照洞然更無他物以今
學人觸目有滯蓋為因他數量作解被他數量該括方

寸不能移易所以聽不出聲見不超色假饒併當門頭
淨潔自己未能通明還同不了若也單明自己法眼未
明此人只具一隻眼所以是非欣厭貫系不得脫圻自
由謂之深可慙傷各自努力唐光化元年戊午秋八月
誠門弟子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況其他哉切須在念
時不待人至十二月一日又曰吾旦夕行矣有問問諸
人若對得分付鉢袋子曰若道者个是即是頭上安頭
若道不是即是斬頭覓活堂中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

足日下不挑燈安曰去汝扶吾宗不起有彥從上座曰
去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安曰未在更道彥從曰彥從道
不盡安曰我不管汝道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
安乃歸方丈中夜喚彥從至曰汝今日祇對老僧甚有
道理據汝合體得先師意旨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
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
彥從茫然不知安曰苦苦二更時衆請安代荅安曰慈
舟不泛滄波上劒峽徒勞放木鷺泊然而化閱世六十

有五坐四十六夏

贊曰洞山价夾山會皆藥山的骨孫其鍛鍊鉗鎚可謂
妙密然价之宗至膺纔有同安丕後雲居簡而已會之
宗遂止於洛浦安公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鯢化而
為鵬九萬里風斯在下然聽其自化也使之化則非能
鵬也膺安似之其絕也理之固然

禪林僧寶傳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七

宋 釋惠洪 撰

台州天台韶國師

九峰玄禪師

南康雲居齊禪師

瑞鹿先禪師

天台韶國師

青原十世

天台國師名德韶處州龍泉人生陳氏母葉夢白光觸體覺而娠生而傑異年十五有梵僧見之拊其背曰汝當出家塵中無置汝所也乃往依龍歸寺剃髮十八詣

信州開元寺受滿分戒後唐同光中謁舒州投子庵主
不契造龍牙遁禪師問雄雄之尊因什麼親近不得遁
曰如火與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遁曰汝不會我語
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遁曰合如是韶惘然固
要為說遁曰道者汝向後自會去時疎山有矮師叔者
精峭號能齧鏃機韶問百市千重是何人境界矮曰左
搓芒繩縛鬼子曰不落古今請師說矮曰不說曰為什
麼不說矮曰箇中不辨有無韶曰師今善說矮駭之久

而辭去所至少留見知識五十四人刮磨搜剥窮極隱
祕不知端倪心志俱疲至曹山但隨衆而已無所咨叅
有僧問法眼禪師曰十二時中如何得頓息萬緣去法
眼曰空與汝為緣耶色與汝為緣耶言空為緣則空本
無緣言色為緣則色心不二日用果何物為汝緣乎韶
聞悚然異之又有問者曰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曰
是曹源一滴水於是韶大悟於座下平生凝滯渙若冰
釋感涕沾衣法眼曰汝當大宏吾宗行矣無自滯於是

游天台觀智者顓禪師遺蹤如故居睠然有終焉之心
初寓止白沙時吳越忠懿王以國子刺台州雅聞韶名
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禮日夕問道韶曰他日為霸主無
忘佛恩漢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國位遣使迎至尊事之
以為國師焉韶說法簡而要撥去枝葉曰古聖方便猶
如河沙六祖曰非風旛動仁者心動是為無上心印至
妙法門我輩稱祖師門下士何以解之若言風旛不動
汝心妄動若言不撥風旛就風旛處通取若言風旛動

處是什麼若言附物明心不須認物若言色即是空若
言非風幡動應須妙會與祖師意旨了沒交涉既非種
種解會合如何知悉若真見去何法門不明雖百千諸
佛方便一時洞了或問如何是古佛心答曰此問不弱
又問亡僧遷化向何處去曰終不向汝道曰為什麼不
道曰恐汝不會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
化生於蓮花之上為父母說法未審如何是太子身曰
大家見上座問故每曰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乃可僧

隨問如何是絕滲漏句曰汝口似鼻孔又曰眼中無色
識色中無眼識眼識二俱空何能令見色是眼則不能
自見其已體若不能自見云何見餘物古聖方便皆為
說破若於此明得寂靜法不寂靜法也收盡明得遠離
法不遠離法亦收盡未來現在亦無遺餘名一法界何
有遮障各自信取僧義寂者謂韶曰智者之教年紀寢
遠必多散失唯新羅國有禪本願藉禪師慈力致之使
再開東土人天眼目於是韶以聞忠懿王遣使航海傳

寫以還而韶適與智者同姓疑其後身也開寶四年辛未華頂西峰忽摧聲震山谷六月有星隕於峰頂林木皆白二十八日集衆告別而化閱世八十有二坐六十有五夏

贊曰聞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而法眼但曰是曹源一滴水韶乃開悟夫問詞荅語無所增損所謂悟者何自而發之及觀韶所對問者如問古佛心對曰此問不弱如問如何是太子身對曰大家見上座問則問

荅之間不令意根椿立蓋嘗曰大凡言句須絕滲漏而學者方爭趨微妙之域欲見祖師之心譬如趨越而首燕也歟

筠州九峰玄禪師

禪師名通玄生程氏其先郢州長壽人也幼依郢之仁王寺沙門惠超超陰察之外純深中穎異超奇之為落髮受具即游洛中聽毗尼部棄去至武陵謁德山鑒禪師鑒時已臘高門風益峻門下未有構之者而鑒獨以

玄為奇然玄不大徹透辭去至高安謁价禪師价與語
喜撫之曰掌有神珠白晝示人人且按劍况玄夜乎子
可貴也玄曰但不識珠者耳儻識之亦無晝夜价稱之
以為俊士价歿廬於塔旁三年而學者來依從日盛玄
曰太平時世飢餐困卧復有何事吾本無事汝與麼來
相尋是無事生事無事生事道人所忌何不各自歇去
中和初拜辭其塔北游久之南還寓止豫章南平鍾王
執弟子禮北面而師事之玄厭城居思超放山林王為

買末山建精舍號隆濟以延之學者風靡而至或問自
心他心得相見否玄曰自己尚不見他人何可觀又問
罪福之性如何了達得無同異玄曰絺綌不禦寒又嘗
問僧近自何處來曰閩嶺玄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
便到玄曰有不動步者麼僧曰有玄曰爭得到此間其
僧不能對玄以杖逐之玄謂門弟子曰佛意祖意如手
展握先師安立五位發明雲巖宗旨譬如神醫治病其
藥只是尋常用者語忌十成不欲斷絕機忌觸犯不欲

染汚但學者機思不妙唯尋九轉靈丹云能起死是大
不然法華經有化城一品佛祖密說熟讀分明大通智
勝佛壽五百四十萬億那由他劫其佛本坐道場破魔
軍已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佛法不現在前
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惟跏趺坐身心不動而諸佛
法猶不在前言垂成者言一小劫言十小劫者是染汚
是斷絕又曰爾時忉利諸天先為彼佛於菩提樹下敷
師子座高一由旬佛於此坐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適坐此座時諸梵天王雨衆天華面百由旬香風時
來吹去萎花更雨新者如是不絕滿十小劫供養於佛
乃至滅度常雨此華四王諸天為供養佛常擊天鼓其
餘諸天作天伎樂滿十小劫至於滅度亦復如是諸比
丘大通智勝佛過十小劫諸佛之法乃現在前成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言過十小劫者偏正回互之旨也祖
師曰藉教悟宗者夫豈不然哉僞唐乾寧三年二月十
七日晨興誡其徒曰無虛度光陰無虛消信施既已出

家唯道是履名大丈夫於是寂然在定至三月二十日
乃化閱世六十有三坐四十有二夏

贊曰巖頭曰但識綱宗本無寔法玄言語忌十成不欲
斷絕機忌觸犯不欲染汚者綱宗也至引法華以證成
明佛祖之密說泮然無疑藉教以悟宗夫豈虛語哉余
至九峰拜其塔碑已斷壞不可識有木碑書其略如此
耳今其宗枝皆不及玄所示綱宗何也

南康雲居齊禪師

青原十世

禪師名道齊生金氏南昌人也幼依百丈明照禪師得
度種性猛利經行宴坐以未明已事為憂持一鉢徧歷
叢林學心不息時法鑑禪師住南昌上藍齊往依之法
鑑使知藏司法鑑偶見齊呼曰每見舉祖師西來意話
藏主如何商略齊曰不東不西法鑑曰若與麼會了無
交涉曰未審尊意如何法鑑良久曰西來有甚意便去
齊於是頓悟其旨初住高安大愚有搜玄拈古代別之
語盛行諸方號東禪嘗謂門弟子曰達磨言此方經唯

楞伽可以印心吾讀此經偈曰諸法無法體而說唯是
心不見於自心而起於分別可謂大慈悲父如實極談
我輩自不領受背負恩德如恒河沙或問曰然則見自
心遂斷分別乎齊曰非然也譬如調馬馬自見其影而
不驚何以故以自知其影從自身出故吾以是知不斷
分別亦捨心相也祇今目前如實而觀不見纖毫祖師
曰若見現在過去未來亦應見若不見過去未來現在
亦不應見此語分明人自迷昧或又問龍濟曰一切鐘

鼓本無聲如何信之無聲齊曰祖師曰如鼓聲無有作者無有住處畢竟空故但誑凡夫耳若鼓聲是實有鐘聲俱擊應不相參所以玄沙曰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若不當體寂滅如何得句句無前後耶後移住幽谷山雙林禪院又遷住雲居凡二十年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八日申時令擊鐘集衆維那曰衆已集齊笑叙出家本末揖謝輔弼叢席者曰今日老僧風火相逼特與諸人相見且向什麼處見

向四大五陰處見耶六八十二處見耶是種種處不可見則只今相問者是誰若真見得可謂後學有賴良久曰吾化後當以院事累契環乃化閱世六十有九坐四十有八夏

贊曰余讀大愚東禪碑碑載齊悟契之緣法鐙曰西來有甚意以校傳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之語誤也昔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荅曰庭前柏樹子又隨而誡之曰汝若肯我與麼道我則孤負汝汝若不肯我

與麼道我則不孤負汝而昧者勦之使古人之意不完
為害甚矣故併錄之

瑞鹿先禪師

青原十一世

禪師名本先生鄭氏溫州永嘉人也兒稚不甘處俗去依
集慶院沙門某年二十五為沙彌詣天台國清寺受滿
分戒即造韶國師服勤十年住瑞鹿寺足不歷城邑手
不度財帛不設卧具不衣繭絲郊齋終日宴坐申旦誨
誘門弟子踰三十年其志彌厲謂衆曰吾初見天台言

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威儀之中似物凝膺如誓同處
一日忽然猛省譬如洗面摸著鼻孔作偈三首曰非風
幡動仁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
真是好知音又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
若求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衲又曰曠大劫來祇
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麼形作麼形今無
不是乃又曰華嚴稱佛身充滿於法界是真个也無且
如佛身既已充滿法界菩薩界緣覺聲聞界人天脩羅

界餓鬼畜生地獄界應無處蹲如是理論太煞聲訛尋
常說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且道即今五根所對六境與
汝是同耶是別耶同則何不作一塊別則如何說唯是
一心大須著精彩佛法不是等閒大中祥符元年二月
謂門弟子如畫曰為我造箇卵塔塔成我行矣八月望
日畢工遠近道俗造山唯恐其後是日如平居至午時
安坐方丈手結寶印謂如畫曰古人曰騎虎頭撩虎尾
中央事作麼生如畫曰也祇是如畫先曰汝問我如畫

乃問騎虎頭撩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先曰我也弄不出
於是奄然開一目微視而寂閱世六十有七坐四十有
二夏長史以其事聞有詔本州常加檢視如畫乃奉其
平生所著竹林集十卷詩辭千餘首詣闕上進詔藏秘
閣如畫特賜紬衣

贊曰讀先傳校傳燈語句詳略少異耳夫自心非外有
妄盡而自返則於生死之際超然自得如此然余每怪
前聖平日機辯皆不可犯至臨終之日皆弭光泯氣洞

山曰吾閒名已謝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
邊滅今先又曰我也弄不出嗚呼其有旨要乎

禪林僧寶傳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八

宋 釋惠洪 撰

圓通緣德禪師

南塔光湧禪師

洞山守初禪師

南安巖巖尊者

圓通緣德禪師

青原十世

禪師名緣德生杭州臨安黃氏年十七師事東山老宿
勤公剃髮受具神觀靖深中空外夷以精進為佛事年
二十四徧遊諸方爛熳叢席至襄州清谿謁進禪師栖

遲不去久之江南李氏有國日德混跡南昌之上藍寺
楚國宋公齊丘至游經堂僧衆趨迎德閱經自若宋公
傍立睨之德不甚顧荅宋公問上座看甚經德舉示之
宋公異焉力請往舍利幽谷雙嶺諸刹德無所事去留
所至頽然默坐而已而學徒自成規矩平生著一衲裙
以繩貫其褶處夜申其裙以當被後主聞其名致至金
陵問佛法大意留禁中又創寺以居之昭慧后以其子
宣城公薨施錢建寺於廬山之陰石耳峯之下開基日

得金像觀世音於地中賜名圓通焉本朝遣使問罪江南後主納土矣而胡則者據守九江不降大將軍曹翰部曲渡江入寺禪者驚走德淡坐如平日翰至不起不揖翰怒呵曰長老不聞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德熟視曰汝安知有不懼生死和尚耶翰大奇增敬而已曰禪者何為而散德曰擊鼓自集翰遣禪校擊之禪無至者翰曰不至何也德曰公有殺心故爾德自起擊之禪者乃集翰再拜問決勝之策德曰非禪者所知也太平興國

二年十月七日升堂曰脫離世緣乃在今日以衲衣并
所著木屐留付山中使門人累青石為塔曰他日塔作
紅色吾再至也乃化閱世八十坐六十有三夏謚曰道
濟禪師

南塔光湧禪師

南岳六世

禪師名光湧豫章豐城章氏子母乳之夕神光照庭廐
馬皆驚因以光湧名之七歲誦詩禮曉大義十三學經
論輒能講解開元寺有尊宿史忘其名有異能解見湧

嘆曰法中俊人也以維摩經旨訣授之時仰山寂禪師
往南昌之石亭寺湧父事之得度十九詣襄州壽山寺
戴律師受滿分戒北遊謁臨濟臨濟曰汝師明眼乃不
事之遠遊何為湧因南歸執勤累歲先是石亭見來參
者必問曰來作麼曰禮覲和尚又問還見和尚麼曰見
又問和尚何似驢參者無能對脫對亦不契忽問湧湧
對曰光湧見和尚亦不似佛石亭曰若不似佛似箇什
麼湧曰若更有所似與驢何別石亭大驚曰凡聖兩忘

情盡體露吾以此語驗人已二十年無決了者噫子真利根當自保任吾不能盡子異日當自知耳指以謂人曰此子肉佛可以化人也石亭歿湧然第三指以報法又然第二指以報親偽唐天祐元年南昌帥南平王鍾傳盡禮迎至府使至不起於是州牧縣尹至不起道俗頓集亦不起乃共訴之曰師不起貽郡縣之咎於是不得已從之遂嗣石亭法席學者歸之如雲十四年秋還仰山偽唐昇元二年夏無疾而化閱世八十有九坐七

十夏

洞山守初禪師

青原七世

禪師名守初出於傅氏鳳翔良原人也兒時聞鐘梵聲輒不食危坐終日母呂試之不餒亦不索年十六跪白求出家呂許之依渭州崆峒沙門志諗剃髮詣涇州舍利律師淨圓受具足戒始遊律肆執卷坐睡棄去厯咸秦自襄漢南至長沙坐夏夏休詣雲門偃禪師偃問近離何處對曰查渡又問夏在何處對曰湖南報慈又問

幾時離對曰八月二十五偃曰放汝三頓棒初罔然良久又申問曰適來祇對不見有過乃蒙賜棒實所不曉偃呵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與麼去初默悟其旨曰他日正當於無人煙處不畜粒米飯十方僧即日辭去北抵襄漢偽漢乾祐元年衆請住洞山禪其律居謂學者曰語中有語名為死句語中無語名為活句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到此實難得人但愛不動一塵不撥一境見事便道若此輩東西南北不知其

數要得脫略窠臼活人眼目不道都無但可言少皆生
不達根原落在陰界妄以為安不知陷在死水弄个無
尾胡孫臘月三十日鼓已打破胡孫走却手脚忙亂悔
無所及若是衲僧凍殺餓殺終不著渠鶻臭布衫本朝
太平興國六年尚書石公襄帥趙公交章奏初有道行
化於此邦補助聖化有旨賜徽號號加黎旌異之住山
四十年道徧天下淳化元年秋七月無疾跏趺而化閱
世八十有一坐六十有五夏

南安巖巖尊者

青原十世

禪師諱自嚴生鄭氏泉州同安人也年十一棄家依建
興卧像寺沙門契緣為童子十七為大僧游方至廬陵
謁西峰耆宿雲豁豁者清涼智明禪師高弟雲門嫡孫
也太宗皇帝嘗詔至闕館於北御園舍中習定久之懇
乞還山公依止五年密契心法辭去渡懷仁江有蛟每
為行人害公為說偈誡之而蛟輒去過黃楊峽渴欲飲會
溪涸公以杖擿之而水得父老來聚觀合爪以為神公

遜去武平南黃石巖多蛇虎公止住而蛇虎可使令四
遠聞之大驚爭敬事之民以雨暘男女禱者隨其欲應
念而獲家畫其像飲食必祭鄰寺僧死公不知法當告
官便自焚之吏追捕坐庭中問狀不荅索紙作偈曰雲
外野僧死雲外野僧燒二法無差互菩提路不遙而字
畫險勁如擘窠大篆吏大怒以為狂且慢已去僧伽黎
曝日中既得釋因以布帽其首而衣以白服公恨所說
法聽者疑信半因不語者六年碧寺當輸布而民歲代

輸之公不忍折簡置布束中祈免吏張曄歐陽程者相顧怒甚追至問狀不荅以為妖火所著帽明鮮又索紙作偈曰一切慈忍力皆吾心所生王官苦拘束佛法不流行自是時亦語去游南康盤古山先是西竺波利尊者經始識曰却後當有白衣菩薩來興此山公住三年而成叢林乃還南安江南眠槎為行舟礙公舟過馬摩渾之曰去去莫與人為害槎一夕蕩除之有僧自惠州來曰河源有巨舟著沙萬牛挽不可動願得以載埽建

塔於南海為衆生福田公曰此陰府之物然付汝偈取
之偈曰天零灞水生陰府船王移莫立沙中久納福塵
菩提僧即舟倡偈而舟為動萬衆懼呼至五年有巨商
從偕以載僧許之方解絳俄風作失舟所在有沙彌無
多聞性而事公謹愿公憐之作偈使誦久當聰明偈曰
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於
是世間章句吾伊上口公示人多以偈然題贈以之中
四字於其後莫有識其旨者異跡甚著所屬狀以聞

詔嘉之宰相王欽若大叅趙安仁已下皆獻詩公未嘗
視置承塵上而已淳化乙卯正月初六日集衆曰吾此
日生今正是時遂右脇卧而化閱世八十有二坐六十
有五夏謚曰定光圓應禪師

贊曰圓通誚曹將軍而不屈問軍旅事而不荅此其識
能知宗也南塔初不受南平王之請及聞移禍及人因
屑就之此其行高一世也學者囿於法愛故初公語分
生死所以發其機至於定應則全提大用於其化時曰

吾此日生於化時而曰生最後之訓也臨禍福死生之際能如彼四老人則正宗已墜之綱尚可理也

禪林僧寶傳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九

宋 釋惠洪 撰

龍牙居遁禪師

永明智覺禪師

雲居簡禪師

龍牙居遁禪師

青原六世

禪師名居遁生於郭氏撫州南城人也年十四依吉州
蒲田寺剃落又六年詣嵩嶽受具遁風骨癯甚視瞻凝
遠性夷粹語論英發初謁翠微不契至臨濟亦不契乃

造桐山悟本价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价曰待洞
水逆流即告汝道遁豁然大悟研味其旨悲欣交集服
勤八年日增智證价稱其能馬氏方據有長沙興崇梵
坊聞遁名請說法於龍牙法濟禪寺僧問如何是道遁
曰無異人心又曰夫言修道者此是勸諭之詞接引之
語從上已來無法與人只是相承種種方便為說出意
旨令識自心究竟無法可得無道可修故云菩提道自
然今言法者是軌持之名道是衆生體性未有世界早

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滅喚作隨流之性常無變易
作麼生可持以與人又可作意而修得哉僧又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遁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進曰石
龜語也曰向汝道什麼其僧亦悟又僧問大庾嶺提不
起時如何遁曰六祖為什麼將得去又問維摩掌擎世
界未審維摩在什麼處立遁曰汝道維摩掌擎世界其
對機峻峭無滲漏類如此偽梁龍德五年癸未八月示
疾九月十三日夜半有大星殞於方丈前詰旦跏趺而

化閱世八十有九坐六十有九夏

贊曰余觀龍牙偈曰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鬪快龍
舟雖然舊閭閻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君若隨緣得似
風吹沙走石不勞功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
聾皆清深精密如其為人疑問翠微臨濟祖意度禪板
蒲團機語在已見洞山之後雪竇以瞎龍死水罪之龍
牙聞之必大笑

永明智覺禪師

青原十世

מ.ס. 100

曰汝與元帥有緣它日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說法於雪竇山建隆元年忠懿王移之於靈隱新寺為第一世明年又移之於永明寺為第二世衆至二千人時號慈氏下生指法以佛祖之語為銓準曰迦葉波初聞偈曰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師大沙門嘗作如是說此佛祖骨髓也龍勝曰無物從緣生無物從緣滅起唯諸緣起滅唯諸緣滅乃知色生時但是空生色滅時但是空滅譬如風性本不動以緣起故動儻風本性動則

寧有靜時哉密室中若有風風何不動若無風遇緣即起非特風為然一切法皆然維摩謂文殊師利曰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乃曰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此緣起無生之旨也僧問長沙偈曰學道之人未識真只為從來認識神無始時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豈離識性別有真心耶智覺曰如來世尊於首楞嚴會上為阿難揀別詳矣而汝猶故

不信阿難以推窮尋逐者為心遭佛呵之推窮尋逐者
識也若以識法隨相行則煩惱名識不名心也意者憶
也憶想前境起於妄並是妄識不干心事心非有無有
無不染心非垢淨垢淨不污乃至迷悟凡聖行住坐卧
並是妄識非心也心本不生今亦不滅若知自心如此
於諸佛亦然故維摩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智覺以
一代時教流傳此土不見大全而天台賢首慈恩性相
三宗又互相矛盾乃為重閣館三宗知法比丘更相設

難至波險處以心宗旨要折中之因集方等秘經六十
部西天此土聖賢之語三百家以佐三宗之義為一百
卷號宗鏡錄天下學者傳誦焉僧問如和尚所論宗鏡
唯立一心之旨能攝無量法門此心含一切法耶生一
切法耶若生者是自生歟從他而生歟共生無因而生
歟荅曰此心不從不橫非它非自何以知之若言含一
切法即是橫若言生一切法即是從若言自生則心豈
復生心乎若言它生即不得自矧曰有他乎若言共生

則自他尚無有以何為共哉若非無因而生者當思有
因尚不許言生况曰無因哉僧曰審非四性所生則世
尊云何說意根生意識心如世畫師無不從心造然則
豈非自生乎又說心不孤起必藉緣而起有緣思生無
緣思不生則豈非他生乎又說所緣六觸因緣生六受
得一切法然則豈非共生乎又說十二因緣非佛天人
修羅作性自爾故然則豈非無因而生乎智覺笑曰諸
佛隨緣差別俯應群機生善破惡今入第一義諦是四

種悲檀方便之語如以空拳示小兒耳豈有實法哉僧
曰然則一切法是心否曰若是即成二僧曰審爾則一
切不立俱非耶曰非亦成二汝豈不聞首楞嚴曰我真
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
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僧曰既無二相宗一可乎曰是
非既乖大旨一二還背圓宗僧曰如何用心方稱此旨
曰境智俱亡云何說契僧曰如是則言思道斷心智路
絕矣曰此亦強言隨他意轉雖欲隱形而未忘跡僧曰

如何得形迹俱忘曰本無朕迹云何說亡僧曰我知之矣要當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當大悟時節神而明之曰我此門中亦無迷悟明與不明之理撒手似君無一物徒勞辛苦說千般此事非上根大器莫能荷擔先德曰盡十方世界覓一人為伴無有也又曰止是一人承紹祖位終無第二人若未親到謾疲神思借曰玄之又玄妙之又妙但是方便門中旁贊助人之語於自己分上親照之時反視之皆為魔說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

成就圓覺但以形言迹文彩生時皆是執方便門迷真
實道要須如百尺竿頭放身乃可耳僧曰願乞最後一
言曰化人問幻士谷響荅泉聲欲達吾宗旨泥牛水上
行又嘗謂門弟子曰夫佛祖正宗則真唯識纔有信處
皆可為人若論修證之門則諸方皆云功未齊於諸聖
且教中所許初心菩薩皆可比知亦許約教而會先以
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若入信門便登祖位且約現
今世間之事衆世界第一比知第二現知第三約教

而知第一比知者且如即今有漏之身夜皆有夢夢中所見好惡境界憂喜宛然覺來牀上安眠何曾是實並是夢中意識思想所為則可比知覺時之事皆是夢中無實夫過去未來現在三世境界元是第八阿賴耶識親相分唯是本識所變若現在之境是明了意識分別若過去未來之境是獨散意識思惟夢覺之境雖殊俱不出於意識則唯心之旨比况昭然第二現知者即是對事分明不待立況且如現見青白等物時物本自虛

不言我青我白皆是眼識分與同時意識計度分別為青為白以意辨為色以言說為青皆是意言自妄安置以六塵鈍故體不自立名不自呼一色既然萬法咸爾皆無自性悉是意言故曰萬法本閒而人自鬧是以若有心起時萬境皆有若空心起處萬境皆空則空不自空因心故空有不自有因心故有既非空非有則唯識唯心若無於心萬法安寄又如過去之境何曾是有隨念起處忽然現前若想不生境亦不現此皆是衆生日

用可以現知不待功成豈假修得凡有心者並可證知
故先德曰如大根人知唯識者恒觀自心意言為境此
初觀時雖未成聖分知意言則是菩薩第三約教而知
者大經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此是所現本理能詮正
宗也智覺乘大願力為震旦法施主聲被異國高麗遣
僧航海問道其國王投書叙門弟子之禮奉金絲織成
伽黎水精數珠金澡鉢等并僧三十六人親承印記相
繼歸本國各化一方以開寶八年乙亥十二月示疾二

十六日辰時焚香告衆跏趺而化明年正月六日塔於
大慈山閱世七十有二坐四十二夏

贊曰予初讀自行錄錄其行事日百八件計其貌狀必
枯悴尪劣及見其畫像凜然豐碩眉目秀拔氣和如春
味其平生如千江之月研其說法如禹之治水孔子之
聞韶羿之射王良之御孫子之用兵左丘明太史公之
文章嗚呼真乘悲願而至者也

雲居簡禪師

青原七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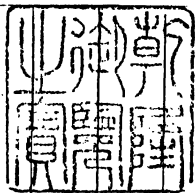
禪師名道簡其先范陽人史失其氏天姿粹美閒靜寡言童子剃落受滿分戒徧遊叢席造雲居謁膺禪師膺與語連三日大奇之而誠令刻苦事衆於是簡躬親井臼司樵爨徧掌寺務不妨商略古今衆莫有知者以臘高為堂中第一座先是高安洞山有神靈甚膺公住三峰時受服役既來雲居神亦從至舍於枯樹之下而樹茂號安樂樹神屬膺將順寂主事僧白曰和尚即不諱誰可繼者曰堂中簡主事僧意不在簡謂令揀選可當

說法者僉曰第二座可然且攝禮先請簡簡豈敢當也
既申請簡無所辭讓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自
如主事僧大沮簡知之一夕遁去安樂樹神者號泣詰
旦衆追至麥莊悔過迎歸聞空中連呼曰和尚來也僧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
粟如來曰是曰為什麼却在釋迦會下聽法曰他不爭
人我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曰問者赤頭漢作麼問橫
身蓋覆時如何曰還蓋得麼問蛇子為什麼吞却蛇師

曰在理何傷問諸佛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曰汝道什麼處諸聖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曰千人萬人
不逢偏汝便逢問獨宿孤峰時如何曰閒著七間僧堂
不宿阿誰教汝孤峰獨宿問古人云若欲保任此事直須
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裏行意旨如何曰高峯深海迥
絕孤危似汝閨閣中軟暖麼又問叢林多好論尊貴邊
事如何曰要汝知大唐天子不書斷會麼簡契悟精深
履踐明驗而對機應物度越格量天下宗師之壽八十

餘無疾而化廬州帥張崇為建塔於本山

贊曰大陽明安嘗疏藥山之語曰高高山上標不出深
深海底藏不沒其兒孫傳承之以為妙得其旨及聞雲
居之言則如真虎踞地而吼百獸震恐乃悟明安所示
蓋裴旻之虎也余為作偈曰高高山上立深深海底行
道人行立處塵世有誰爭無間功不立渠儂尊貴生酬
君顛倒欲枯木一枝榮



禪林僧寶傳卷九